

《紅樓夢》霍譯本興兒話語的跨文化經典重構*

張長明

(廣東石油化工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摘要：興兒是《紅樓夢》中的小人物。他出場次數不多，但其語言簡潔生動、幽默傳神，堪稱個性化話語風格的典範。文章以《紅樓夢》霍克思英譯本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霍譯本對興兒話語在人物稱謂、修辭美學及話語語篇三個維度所運用的翻譯策略，管窺霍譯本在小人物話語風格與形象重塑上如何見微知著，實現原文本的跨文化經典重構，使目的語讀者得以像源語讀者一樣理解和欣賞作品，獲得同樣的閱讀感受和體驗。譯者對小人物話語細節進行解碼、闡釋、翻譯等文本迴圈和文化活動，也是《紅樓夢》實現異域經典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關鍵詞：《紅樓夢》、霍克思、興兒、話語、跨文化重構

* 收稿日期：2024 年 07 月 21 日；通過日期：2024 年 11 月 05 日。

A Study of the Cross-Cultural Classic Reconstruction of Joker's Discourse in David Hawkes' Translation of *Honglouloumeng*

Zhang, Changmi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Abstract: Joker (Xinger) is one of the most unimportant characters in *Honglouloumeng*. He appears only briefly, but his language is succinct, vivid, humorous, and fascinating, serving as an example of a highly personalized conversational style. Focusing on David Hawkes' English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used for Joker's speech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character address, rhetorical aesthetics and discours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Hawkes perfected his translation masterpiece through depicting the unimportant character's discourse style and reproducing his image so as to realize the cross-cultural class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which helps the target readers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English version with feelings and experience similar to that of native readers. The translator's manipulation of the text circulation and cultural activity by decoding,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ng the details of the minor character's discourse also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stablishing *Honglouloumeng* as a classic in foreign literary traditions.

Keywords: *Honglouloumeng*; David Hawkes; Joker (Xinger); Discourse; Cross-cultural reconstruction

一、引言

《紅樓夢》位居中國古典小說之冠，是中華文化的瑰寶。¹《紅樓夢》對其中的小人物的情節處理是相當成功的，小人物出場看似可有可無，但實則不可或缺，在小說中起著重要的結構藝術作用。以其中三個典型的小人物為例，局外人古董商冷子興重點介紹賈府男性人物，村嫗劉姥姥見證了大觀園全貌和賈府興衰，而局內人興兒則側重介紹賈府的女性角色。²興兒是榮國府賈璉的小廝，出現在第六十五至六十七回。曹雪芹對興兒的描寫，前後用了四千字左右的篇幅……集中筆墨去描寫興兒那種敏銳的觀察能力和議人論事、談笑談諧的風趣。在這一點上，也使他明顯地區別於書中的其他任何僕人。這樣，他就成了同類型中特具一格的人物。³有學者指出，「這個興兒基本上是一個起結構作用的人物，在上述三回書中，他都是因為結構故事的需要而出現的」。⁴興兒被看作是小廝中的「第一名嘴」，他的話語簡潔生動、幽默傳神，高度概括了其中女性角色的關係圖譜、性格特點和複雜情感，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作為底層奴才的興兒，被作者用「另一種筆墨」，⁵賦予了特色獨具的話語風格。

《紅樓夢》英譯最早始於 1812 年英國傳教士、漢學家馬禮遜（Morrison）翻譯《紅樓夢》第四回，後續曾出現過節譯本和改編譯本，直到其兩個英文全譯本即 1973-1986 年霍克思、閔福德版本（以下簡稱霍譯本）及 1978 年楊憲益、戴乃迭版本（以下簡稱楊譯本）面世出版。兩個譯本各具特色，楊譯本總體傾向於異化翻譯策略，霍譯本則主要是用歸化翻譯策略，更加考慮讀者受眾閱讀體驗和感受，⁶因

¹ 馬會娟、趙海瑩，〈翻譯發生學視域下的霍譯《紅樓夢》手稿研究〉，《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第 6 期（天津：2023.11），67。

² 《紅樓夢》中有兩個「興兒」，一個在榮府當差，是賈璉的貼身小廝；另一個是寧府的下人，在五十三回出現過一次。霍克思將二者做了區分，分別譯為 Joker 和 Merry。本文所指興兒是賈璉的小廝，即譯為 Joker。

³ 唐富齡，〈芥豆之微見匠心——漫談《紅樓夢》中幾個下層小人物形象的塑造〉，《紅樓夢學刊》，第 1 期（北京：1981.04），164-166。

⁴ 劉永良，〈令人叫絕的嘴上功夫——《紅樓夢》中興兒的語言才能〉，《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通遼：2002.10），24。

⁵ 劉銓福等，《跋，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45。

⁶ 姜秋霞、郭來福、楊正軍，〈文學翻譯中的文化意識差異——對《紅樓夢》兩個英譯本的描述性對比研究〉，第 4 期《中國外語》，（北京：2009.07），90-97。

此霍譯本在英語世界更受歡迎。對於作者的「苦心」，霍克思（David Hawkes）同樣對譯本細緻剖析，深悟篤信並躬身踐行。他在《譯者序》中強調「一切都譯出來」的原則，因為原著是「由一位偉大的藝術家用心血精心創作並反復雕琢而成的。因此，我認為凡是書裡存在的，都有它的意圖，所以總得要設法表達出來」。⁷《紅樓夢》霍克思英譯本反映了霍克思對中國文學的高度尊重和熱愛，以及對中國文學翻譯的全新思考，不僅融入了霍克思的人生體驗，更是其翻譯思想的昇華。⁸ 對於文學典籍的翻譯，其翻譯活動本身就不單純是從源語到目的語的解碼轉換過程，更是肩負著向目的語受眾準確傳遞不同文化資訊的任務。翻譯可說是不同文化間的調解者和磨合者、跨文化交際的信使。⁹ 人物話語是作者在文學作品中呈現人物形象和性格的一個重要方式，同樣，譯者在翻譯文學作品時也必須考慮如何通過人物話語的翻譯來再現原作中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因此，從點滴細微處更見霍克思在源語和目的語方面的堅實語言功底、超凡文學素養和精深文化浸潤。作者、譯者和讀者三者各有所思、互有影響，是翻譯活動彼此依賴的主要因素。¹⁰ 我們只有從宏觀著眼、從微觀入手來進行人物話語的翻譯研究，探討譯者採用的翻譯策略，才能更完整地從語境細節中還原人物形象，更充分地幫助目的語讀者得以像源語讀者一樣體驗到原著作者在創作時體現出的心理洞察力和複雜情感。本文擬以《紅樓夢》中的小人物—興兒話語的翻譯為例，從稱謂、修辭及語篇三個維度考察霍譯本中興兒話語的翻譯策略以及譯者如何通過這些翻譯策略實現譯文在意義、修辭和語篇層面的跨文化重構。¹¹

⁷ 大衛·霍克思（Hawkes, D）譯，曹雪芹、高鹗著，《紅樓夢（漢英對照）》，（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2），56。

⁸ 張丹丹、劉澤權，〈中國文學經典譯本生成過程研究—以霍克思英譯《紅樓夢》為例〉，《外語教學與研究》，第1期（北京：2023.01），127。

⁹ 王宇弘、潘文國，〈典籍翻譯的道與器—潘文國教授訪談錄〉，第5期《中國外語》，（北京：2018.09），98-99。

¹⁰ 方夢之、孫吉娟，〈翻譯研究的「宏中微」三分〉，《上海翻譯》，第1期（上海：2020.01），3。

¹¹ 本文所用霍克思英譯本的中文底本及譯文示例均出自大衛·霍克思（Hawkes, D）譯，曹雪芹、高鹗著，《紅樓夢（漢英對照）》。

二、稱謂用語的意義重構

有人統計過，《紅樓夢》共計九百七十五人。其中有姓名稱謂的七百三十二人，無姓名稱謂的二百四十三人。¹² 如此眾多的姓名稱謂，對於目的語讀者而言，想要記住著實不易。海外讀者最大的閱讀障礙是文學作品中大量的中國文化內容，如繁多複雜的人名地名和場景描述等，造成讀者一定的消極態度。¹³ 儘管霍克思在英譯版卷尾，附上了本卷出現的人名錄以及人物譜系表，但是譯者不能要求讀者在閱讀的同時，經常翻看附錄。其實即便讀者願意回到書後翻閱附錄，也未必能夠理清如此複雜的人物和社會關係。如潘文國所言，連中國人讀起古書來有時也搞不清，外國人就更難懂了。¹⁴ 興兒說話總是把稱謂掛在嘴上，幾乎從不直呼姓名。他把賈府的主子們稱為「太太」、「太太太太」、「老太太」、「姨太太」、「姑太太」、「奶奶」、「大奶奶」、「寡婦奶奶」、「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等。對於尤氏姐妹，興兒也都稱為「奶奶」、「二奶奶」、「三姨兒」，即使對於出身同樣卑賤的平兒，他也一直稱為「平姑娘」。與姓名不同，稱謂是用來區分人們身份、輩分和職業等關係的一種稱呼，可以表現為親屬關係或者其他方面的關係。稱謂可以分為面稱和背稱，前者指用於被稱呼人在當面時的稱謂語，如爸爸、媽媽；後者指用於被稱呼人不在當面時的稱謂語，如大伯子、小姑子。除了面稱和背稱之外，在他人面前的自稱也代表不同的人際關係。不同的稱謂既可以直接反映人物的態度、人際關係，又可以間接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徵。其實，《紅樓夢》的深刻正因其鮮明地描寫了人性和倫常的衝突在社會歷史中變化消長所呈現的規律。¹⁵ 以霍譯本中興兒在不同場合，對王熙鳳和尤二姐的稱謂變化的翻譯為例，作以分析。

例 1：有幾個知奶奶的心腹，有幾個知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敢惹。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

¹² 趙炎秋，〈要素與關係：中西敘事差異試探〉，《外國文學研究》，第3期（武漢：2018.06），47。

¹³ 沈國榮、張婕妤，〈基於讀者回饋的《紅樓夢》英譯本海外傳播研究〉，《曹雪芹研究》，第4期（北京：2022.12），141。

¹⁴ 王宇弘、潘文國，〈典籍翻譯的道與器—潘文國教授訪談錄〉，98-99。

¹⁵ 李柏林，〈易理紅學：跨越本事考證 尋求象外義理—秦可卿與北靜王事象的易理闡釋〉，《澳門科技大學學報》，第2期（澳門：2024.06），45。

譯文：Of us eight, some, like me, are in the master's confidence, some are in the mistress's. Those of us who are in the master's confidence daren't say a word to upset the mistress's boys; but she can say or do whatever she likes to us.

例 2：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謊！

Only spare my life, madam! I swear that every word I tell you shall be the truth.

在原著中，興兒對王熙鳳的背稱有「奶奶」、「我們奶奶」、「二奶奶」，面稱有「奶奶」、「大奶奶」，在王熙鳳面前自稱「奴才」。如例 1 中一樣，譯者把對王熙鳳的所有背稱全部譯為 *mistress*（女主人），而且按照英語表達習慣，其他多處「奶奶」使用代詞 *she*（她）來替代；如在例 2 中那樣，面稱時的「奶奶」譯為 *madam*（夫人、太太），自稱「奴才」譯為 *I*（我）。

例 3：這個新二奶奶比咱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

The new mistress is even prettier than the old one and ever so much better-tempered.

例 4：奶奶要這麼說，小的不怕雷劈嗎？

If I ever said a word against you, madam, I should deserve to be struck by lightning!

在原著中，興兒對尤二姐的背稱有「二奶奶」、「二姨奶奶」、「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面稱有「奶奶」、「二奶奶」，在尤二姐面前自稱「小的」。如例 3 中一樣，譯者把背稱時的「二奶奶」譯為 *mistress*；如例 4 中一樣，面稱的「奶奶」也同樣譯為 *madam*，這和對王熙鳳稱謂的翻譯沒有區別。面對尤二姐時自稱「小的」，和麵對王熙鳳時自稱的「奴才」，霍克思都譯為 *I*，也沒有做區別。

對於興兒口中這兩位「奶奶」，霍克思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將背稱譯為 *mistress*，將面稱譯為 *madam*，重複之處，則用代詞替代，面稱時使用 *you*，背稱時使用 *she*。這樣翻譯的優點：讀者閱讀起來更加輕鬆，而且人物關係清晰易懂。但不足也是明顯的，在讀者看來興兒在王熙鳳和尤二姐面前，其身份以及與她們的關係並無二樣。一是在原著中，興兒嘴裡奶奶長、奶奶短，竭力拉近與主子關係的話語風格在目的語中沒有體現出來，導致乖巧世故的人物形象刻畫得不如原著這麼生動傳神。二是興兒在王熙鳳面前自稱「奴才」，在尤二姐面前自稱「小的」，儘管兩個稱謂是舊時家庭奴僕對主人的自稱，但體現的社會關係並不相同。遺憾的是，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導致的社會關係距離的細微差別，很難通過傳統的翻譯方法傳遞出來。

霍克思通過西方文學中常用的心理描寫手法，靈活處理了原文本在稱謂上存在的看似無法解決的跨文化鴻溝。如在《紅樓夢》第六十七回，面對王熙鳳的訊問，興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這是興兒依照直覺，順嘴稱尤二姐為「二奶奶 (the other Mrs Lian)」。然而他馬上意識到又犯了大錯，自己主動打了個嘴巴，之後違心地改稱為「那珍大奶奶的妹子 (the elder of Mrs Zhen's two sisters)」。霍克思認為對於把「這二奶奶」改稱為「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這件事，善良的興兒是極不情願的而且非常不滿意，於是尋找機會，幫助糾正和重構對尤二姐的稱謂。機會出現在第六十八回，當時王熙鳳欲將尤二姐賺入大觀園，興兒前面引路，在門口遇見鮑二家的，於是上前招呼。

例 5：興兒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

Joker had by this time resolved the problem of nomenclature to his own satisfaction: "Tell Mrs Er," he said blandly, "that Mrs Lian is here."

霍克思是真正從讀者的角度出發來翻譯的，他的譯本在努力創造更合理的敘述氛圍。¹⁶ 運用目的語讀者的表達習慣，他對原文本話語進行了重構。他巧妙地把原文中的「笑道」一詞闡釋為一句心理描寫：「興兒對自己很滿意，此刻終於解決了一直困擾他的稱謂問題 (Joker had by this time resolved the problem of nomenclature to his own satisfaction)」。除了重構心理活動，他把本句中的「二奶奶」的稱謂改為 Mrs Er。看起來這只是為了契合音譯姓名的習慣，但實際效果是多重的。首先，Mrs Er 實現了與前文中眾人對尤二姐稱謂「二姐」、「二姨娘」、「二姨兒」的英譯名 Er-jie、Aunt Er 相呼應，減輕了眾多漢語姓名稱謂對英語讀者造成的記憶負擔；同時，Mrs Er 也和王熙鳳這個「大奶奶 (Mrs Lian)」加以區分。而此刻，興兒已經解決了糾結許久的稱謂問題，他本人似乎非常滿意，用平淡溫和的聲音道 (he said blandly)：「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 (Tell Mrs Er that Mrs Lian is here)」通過對稱謂的重構，譯者生動地重現了興兒的話語風格，嘴巧、善良、世俗、糾結的複雜人物形象躍然紙上。

¹⁶ 范聖宇，〈從校勘學角度看霍克思《紅樓夢》英譯本〉，《國際漢學》，第 1 期（北京：2016.01），90。

三、修辭手法的美學重構

修辭是運用各種表現方式，使語言表達準確、鮮明而生動有力，目的是為了激起受眾的感性接受與審美體驗。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嫺熟靈活地運用多種修辭手法，這些修辭充滿感染力，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產生共鳴。修辭與文化息息相關，修辭可以折射出某個民族的特定思維方式、審美習慣和文化特點。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文化傳統造就了不同的思維方式及對應的不同的言語表達方式。¹⁷ 那麼，譯者如何跨越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讀者認知心理，把原著語言風格和表現力傳遞給目的語讀者呢？以下從霍譯本對比喻、誇張、雙關三類修辭手法的翻譯予以分析。

《紅樓夢》喻語不拘一格、千姿百態，出神入化。¹⁸ 為此，霍克思在比喻的翻譯處理上也是用了一番功夫的，是譯者「對作者負責、對讀者負責、對原作負責」、綜合考慮中西文化的結果。¹⁹ 霍譯本對興兒口中的比喻多採用直譯，如探春是「老鴿窩裡出鳳凰」，霍克思譯為 *A phoenix reared in a crow's nest*；又如王熙鳳「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譯為 *She's a welcoming fire when you see her, but a stab in the back when it's dark*。三姑娘賈探春的綽號「玫瑰花兒」譯為 *The Rose*；大奶奶李紈的綽號「菩薩」譯為 *Lady Gwanyin* 等等，都選擇了直譯。然而對於二姑娘賈迎春的綽號「二木頭」，霍克思沒有採用直譯的方法將其譯為 *The Wood* 或者 *Miss Wood*，而是新造了 *Miss Dobbyblock*，這個名字能讓讀者聯想到賈迎春的懦弱木訥呆板的人物形象。但當我們繼續閱讀到下文，發現譯者對林黛玉名字的雙關語翻譯時，²⁰ 方理解其用心良苦。原來二者互相衝突，譯者採用造字翻譯而非直譯，實屬不得已而為之。

可見，對於比喻的修辭手法，多數情況下採用直譯就可以實現，但在沒有理想的對應詞選擇時，除了上述把「二木頭」造字翻譯為 *Miss Dobbyblock* 之外，需要譯者進行跨文化重構的其他例子亦不少見。

¹⁷ 孫漢軍，〈關於修辭基本屬性的思考〉，《外語與外語教學》，第4期（大連：2010.08），38。

¹⁸ 傅憎享，〈從比喻論《紅樓夢》語言形象化〉，《紅樓夢學刊》，第4期（北京：1982.04），122。

¹⁹ 劉曉天、孫瑜，〈《紅樓夢》霍克思譯本中的比喻添加研究〉，《紅樓夢學刊》，第6期（北京：2019.12），272。

²⁰ 霍譯本把林姑娘的雙關語翻譯為 *Miss Wood*。

例 6：雀兒揀著旺處飛，黑母雞——窩兒。

The magpie looking for a bigger nest who set up house with the crow.

例 6 中實際上是兩個包含了比喻修辭手法的俗語，「雀兒揀著旺處飛」比喻奉承依附有錢有勢的人；「黑母雞——窩兒」比喻臭味相投的人湊到一起。這是興兒轉述邢夫人的話，是諷刺賈母、王夫人、王熙鳳三人沆瀣一氣、趨時附勢、捧高踩低。在漢語中，這兩句俗語既不同又有相似之處。儘管比喻一般採用直譯即可，但譯者進行了重構，把兩句俗語並作一句譯，在譯文中把我國北方方言中的「雀兒」替換成喜鵲，把「黑母雞」替換成烏鴉，使兩種鳥類之間有了互相比較的可能性。

誇張是作者有目的誇大人物或事物的特徵、程度或影響的一種修辭手段，以期達到預期的表達效果。對於誇張的翻譯，一般標準是一方面保持文化的原汁原味和人物性格特徵，同時也要保持誇張的修辭效果。霍譯本對於興兒在對話中使用的誇張修辭，翻譯時體現出的一番苦心，遠遠超越上述標準。如：

例 7：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

They call jealous people ‘vinegar bottles’, don’t they? Well, she’s not just a bottle-full of vinegar; she’s a storage-jar—a whole cistern-full of it!

在例 7 中，霍譯本可以選擇把「他是醋罐子」意譯為“*She’s a jealous woman.*”，或者在英語裡找到「醋罐子」的文化對應詞，可以把此句譯為：“*If some people are green-eyed monsters, she must be a much larger one.*”。但是霍克思對興兒的這句誇張語的翻譯卻並未局限於此。霍克思在翻譯中不僅關注了原文的語境，將內容忠實流暢地傳遞給了讀者，另一方面，他又尊重目標語讀者的審美取向和閱讀習慣。²¹ 他先為「醋罐子」這個比喻添加了原著中本沒有的解釋：*They call jealous people ‘vinegar bottles’, don’t they?*（在中國文化中，人們把嫉妒心重的人叫「醋罐子」）。然後在解釋的基礎上，他才進一步把醋罐子、醋缸、醋甕直譯為英語。採用增譯文化定義加直譯的重構的翻譯策略，既保持了源語文化的原汁原味和人物風格特徵，同時也要保持誇張的修辭效果。

雙關則是指在特定語境情況下，在遣詞造句時利用詞語的同音或多義的特

²¹ 林俐、盛君凱，〈《紅樓夢》霍克思譯本翻譯策略的當下啟示〉，《當代外語研究》，第 1 期（上海：2016.01），70。

點，有目的地使一個詞語或一句話有雙重意義，達到言在此意在彼的表達效果，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意思，而實際上要表達的卻是另外一個意思，如「莫言春蠶薄，猶有萬重絲」，「絲」暗指「春日之思」。英語表達中雙關語也很多，如 *We must all hang together*（團結在一起），*or assuredly we shall all hang separately*（一個一個被絞死），就是利用了 *hang* 的一詞雙義，達到了一語雙關的目的。儘管英漢語言中都有雙關語，但彼此能夠完全對應的卻幾乎沒有。多數情況下譯者只能部分譯出雙關語所承載的玄妙意義，並不能完整地複製原文雙關語的全部含義，或在譯文中表現原文的雙關語修辭形式。²²因此，英漢語修辭翻譯中，最難的當屬雙關語。霍克斯在動筆翻譯之前，反復認真地閱讀了《紅樓夢》，也參閱了大量有關的書籍，力求把原作一字不漏盡可能忠實地譯出來……既然要把原作一字不漏地譯出來，甚至連雙關語都不放過。²³ 我們以興兒的一段對話為例，分析霍譯本的修辭翻譯策略。

例 8：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兒，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兒，姓薛。

“One is Sir Zheng’s sister’s child. Her name is Miss Lin. The other is Her Ladyship’s sister’s child. Her name is Miss Xue.” “Miss Wood and Miss Snow,” said Er-jie, smiling.

雙關語巧妙地利用了語言的同音或多義，實現了作者的表達目的和審美效果。雖然雙關語在原作中是一種語言藝術精華，但對於譯者來說卻是一個挑戰。例 8 原文是在《紅樓夢》第六十五回結尾處興兒所說的一句話。在漢語中，「薛」和「雪」表示姓氏的「林」和表示樹木的「林」，它們之間的雙關靠讀音相同來實現，然而在英語中沒有了這層同音關係。於是霍克思增譯了原著中本沒有的一句，“Miss Wood and Miss Snow,” said Er-jie, smiling.（回譯：二姐笑道：「林姑娘和雪姑娘！」）。增譯的這句尤二姐插話看似打斷了興兒的講話，但從話語的交際功能上看，此句堪稱神補譯。其目的是為了銜接興兒的下一句話：「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We’re afraid that if we breathed out too hard, we might blow Miss Lin over and cause Miss Xue to melt!）」。為了讓讀者更容易理解這個雙關語，譯者並沒有就此止住，而是把跨文化重構的翻譯策略持續到下一回。在第六十六回開篇：話說興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Our last chapter

²² 譚震華，〈論雙關語的翻譯〉，《上海翻譯》，第 4 期（上海：2006.08），37。

²³ 羅選民，〈《紅樓夢》譯名之考：互文性的視角〉，《中國翻譯》，第 6 期（北京：2021.12），114。

concluded with Joker's female audience laughing at the notion of Miss Wood's being blown down and Miss Snow melted by the breathing-out of the pages.)。譯者圍繞著興兒這一句話，通過重構，幫助讀者理清雙關語中涉及的人物關係，即 Miss Lin 和 Miss Wood 指的是同一個人，Miss Xue 和 Miss Snow 指的是同一個人。

四、口語體書面化的語篇重構

口語語篇體現在詞彙上多是隨機的非正式詞語，句法上也呈碎片化、非規則語法，並且講話人口語表達的個性化特徵非常明顯。《紅樓夢》作為章回體小說，雅俗交融的口語體使作品更接近生活，更富有生氣。曹雪芹在作品中「博採慎擇、約取鍛煉，把口頭語言的毛坯，加工錘煉成為文學語言……源於活人唇舌的口語，一進入《紅樓夢》便豐富了文學語言的寶庫。」²⁴ 本文考察的是興兒與尤氏姐妹、王熙鳳對話的口語語篇，具有非正式、少邏輯、碎片化等特徵。如何保持譯文在書面形式上的可讀性不受影響，又能保證譯文忠實於原著的人物語言風格呢？霍克思的譯法如下例：

例 9：又恨不的把銀子錢省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說他會過日子。

She's a great one for saving. She must have saved a mountain of money by now. That's why Their Ladyships are always saying what a good manager she is.

例 9 中，譯者歸納出主題句：She's a great one for saving (她是個過日子的好手)，放在本段話的前面。這歸因於東西方人們在思維方式上存在差異。源於東方人思維的整體性、間接性等特徵，漢語語篇的建構一般是「螺旋式」地繞圈向前發展，把作出的判斷或推理的結果以總結的方式安排在結尾，²⁵ 但英語更傾向於把語篇的重點資訊放置在前面表達出來。除東西方思維方式存在差異之外，針對興兒的碎片化話語，譯者同樣根據目的語表達習慣，對語言進行了重構。如：

例 10：他心裡歹毒，口裡尖快。

²⁴ 傅憎享，〈《紅樓夢》煉話論略〉，《錦州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錦州：1984.01），64。

²⁵ 司顯柱，〈論翻譯技巧研究的語篇視角〉，《上海科技翻譯》，第 2 期（上海：2004.04），9。

“A cruel heart and a sharp tongue, that about sums her up.”

例 11：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鴿窩裡出鳳凰！

The great pity about *her* is that she's not Her Ladyship's child. A phoenix reared in a crow's nest, that's what *she* is.

例 10 和例 11 通過增加總結語的補償方式，分別用 *that about sums her up*（她就是這副德行）和 *that's what she is*（這是我們家三姑娘），對原著中興兒所說的話進行了總結概括。譯者通過補償方式的跨文化重構，使其語言結構變得更加正式和完整，努力向目的語讀者容易理解的表達方式靠近。上述例句增譯總結語，也是實現話語內部資訊交互的手段之一。通過對資訊的不斷重複、修補和重疊，把原本非正式、少邏輯、碎片化的語言重構成正式的、有邏輯、規範的語言，從而降低目的語讀者的理解難度。霍克思英譯《紅樓夢》習語的這種跨文化闡釋，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傳遞了他者文化的同時，把目標語讀者的閱讀障礙降低到最小程度。²⁶不過代價也是明顯的，興兒語言的邏輯性和條理性固然增加了，但是其在溫順軟弱的尤二姐面前講話幽默詼諧、在作威作福的鳳姐面前世故嘴巧的話語風格，卻因譯文中陡增的邏輯性，在忠實度方面打了折扣。無論如何，譯者這種讀者至上的翻譯原則值得敬佩，也值得學習。霍克思對於原著中的口語語篇重構的方式還有：

例 12：興兒搖手，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

“No, no, no,” said Joker, waving his hand energetically. “That’s not the reason we’re afraid to breathe.”

增譯應答語：No, no, no（「不是，不是，不是，」興兒搖手，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

例 13：興兒連忙答應著，才出去了。

“Yes, madam. Very good, madam.” Joker now made his final exit.

增譯應答語：Yes, madam. Very good, madam（「好的，奶奶，一定，奶奶，」興

²⁶ 劉曉天、孫瑜，〈《紅樓夢》霍克思譯本中習語英譯的跨文化闡釋〉，《紅樓夢學刊》，第 5 期（北京：2018.10），249。

兒連忙答應著，才出去了)。

除了把口語體轉變為更為正式和更具邏輯性的書面體的語篇重構，譯者也通過增譯對口語進行跨文化重構，在原文基礎上創造性地增譯了應答語。尤其是例 13，在原著中興兒此處並沒有說話，但在英譯本中增加了“*Yes, madam. Very good, madam.*”。這樣的翻譯處理手法符合英語國家文化的交際對話習慣，能夠讓目的語讀者馬上將會話場景栩栩如生地聯想出來。此刻出現在讀者面前的興兒，彷彿已經不再是賈府的小廝，而是一個身著制服的英國侍從，正表情肅然地從主人的會客廳裡退下。我們一面感歎譯文損失了原著裡面的中國文化的味道，一面驚喜地發現生動的人物形象在英語中最大程度地得以保留和呈現。無論如何，這種通過跨文化重構口語語篇的折中手段，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翻譯實踐。因為原文讀者與譯文讀者認知環境不盡一致，原文語篇與譯文語篇受其各自不同的交際環境影響，為實現譯文預期的交際功能，翻譯中的語篇重構就常常不可避免。²⁷ 在翻譯時，譯者有必要在目的語中對源語語篇進行跨文化重構，以提高譯文的可讀性和接受度。既要求譯文忠實於原作的面貌和風格特徵，又要求譯者在語體上具有靈活性和創造性，這是對文學翻譯的極高要求。

五、結語

霍譯本《紅樓夢》是中國經典譯作的一個里程碑。它不僅在翻譯品質上展現了獨一無二的卓越水準，而且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該譯本通過生動的語言和準確的翻譯，使得英語世界的讀者能夠深入瞭解《紅樓夢》故事情節、人物形象和文化內涵。譯者本著「讀者至上」的原則，努力對人物話語風格進行細緻入微、匠心獨具的跨文化重構。這種跨文化重構的翻譯策略有助於忠實重現原著中人物個性化的性格特點、精神面貌和語言風格，有助於讀者釐清眾多人物的身份、地位和關係，使目的語讀者更為輕鬆地閱讀譯文文本、理解當時的歷史文化，幫助他們體驗原著作者在創作時描繪刻畫的其中人物的敏銳心理洞察力和複雜情感經歷。

²⁷ 司顯柱，〈論翻譯技巧研究的語篇視角〉，9。

較之以往，近年來（《紅樓夢》英譯）研究者更加注重考究其深層意義，重視文化背景、文化現象相關詞彙的合理翻譯。²⁸ 本文對人物話語風格的跨文化重構的研究為文學翻譯和文化傳播提供了參考和啟示。首先，翻譯作為再創造過程，既要努力做到原汁原味，保留原著人物的語言特色和風格，也要根據目的語的特點，適度修正，進行藝術加工，精於細節的刻畫，努力再現人物性格和形象。其次，不同文化間天然存在各自不同的社會經驗、認知圖式、歷史文化傳統，人物話語風格的跨文化重構有利於降低人物的陌生感，減輕讀者的理解和記憶負擔，最大程度滿足目的語讀者的閱讀體驗，提高譯本的可接受性，有利於文本的異域經典化建構和傳播。

²⁸ 劉佳、周琦琄，〈近十年《紅樓夢》英譯研究述評〉，《紅樓夢學刊》，第3期（北京：2021.06），292。

徵引書目

一、中文書目與期刊

- [1] 馬會娟、趙海瑩，〈翻譯發生學視域下的霍譯《紅樓夢》手稿研究〉，《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第6期（天津：2023.11），67。
- [2] 唐富齡，〈芥豆之微見匠心—漫談《紅樓夢》中幾個下層小人物形象的塑造〉，《紅樓夢學刊》，第1期（北京：1981.04），164-166。
- [3] 劉永良，〈令人叫絕的嘴上功夫—《紅樓夢》中興兒的語言才能〉，《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通遼：2002.10），24。
- [4] 劉銓福等，《跋，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5] 姜秋霞、郭來福、楊正軍，〈文學翻譯中的文化意識差異一對《紅樓夢》兩個英譯本的描述性對比研究〉，第4期《中國外語》，（北京：2009.07），90-97。
- [6] 大衛·霍克思（Hawkes, D）譯，曹雪芹、高鶚著，《紅樓夢（漢英對照）》，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2。
- [7] 張丹丹、劉澤權，〈中國文學經典譯本生成過程研究—以霍克思英譯《紅樓夢》為例〉，《外語教學與研究》，第1期（北京：2023.01），127。
- [8] 王宇弘、潘文國，〈典籍翻譯的道與器—潘文國教授訪談錄〉，《中國外語》，第5期（北京：2018.09），98-99。
- [9] 方夢之、孫吉娟，〈翻譯研究的「宏中微」三分〉，《上海翻譯》，第1期（上海：2020.01），3。
- [10] 趙炎秋，〈要素與關係：中西敘事差異試探〉，《外國文學研究》，第3期（武漢：2018.06），47。
- [11] 沈國榮、張婕妤，〈基於讀者回饋的《紅樓夢》英譯本海外傳播研究〉，《曹雪芹研究》，第4期（北京：2022.12），141。
- [12] 李柏林，〈易理紅學：跨越本事考證 尋求象外義理—秦可卿與北靜王事象的易理闡釋〉，《澳門科技大學學報》，第2期（澳門：2024.06），45。
- [13] 范聖宇，〈從校勘學角度看霍克思《紅樓夢》英譯本〉，《國際漢學》，第1期（北京：2016.01），90。

- [14] 孫漢軍，〈關於修辭基本屬性的思考〉，《外語與外語教學》，第4期（大連：2010.08），38。
- [15] 傅憎享，〈從比喻論《紅樓夢》語言形象化〉，《紅樓夢學刊》，第4期（北京：1982.04），122。
- [16] 劉曉天、孫瑜，〈《紅樓夢》霍克思譯本中的比喻添加研究〉，《紅樓夢學刊》，第6期（北京：2019.12），272。
- [17] 林俐、盛君凱，〈《紅樓夢》霍克思譯本翻譯策略的當下啟示〉，《當代外語研究》，第1期（上海：2016.01），70。
- [18] 譚震華，〈論雙關語的翻譯〉，《上海翻譯》，第4期（上海：2006.08），37。
- [19] 羅選民，〈《紅樓夢》譯名之考：互文性的視角〉，《中國翻譯》，第6期（北京：2021.12），114。
- [20] 傅憎享，〈《紅樓夢》煉話論略〉，《錦州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錦州：1984.01），64。
- [21] 司顯柱，〈論翻譯技巧研究的語篇視角〉，《上海科技翻譯》，第2期（上海：2004.04），9。
- [22] 劉曉天、孫瑜，〈《紅樓夢》霍克思譯本中習語英譯的跨文化闡釋〉，《紅樓夢學刊》，第5期（北京：2018.10），249。
- [23] 劉佳、周琦玥，〈近十年《紅樓夢》英譯研究述評〉，《紅樓夢學刊》，第3期（北京：2021.06），292。

作者簡介

張長明，廣東石油化工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翻譯理論與實踐、跨文化交際與傳播等研究

通訊地址：廣東省茂名市茂南區官渡二路 139 號

通訊電郵：mmwsc@163.com